兩山行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兩山行記
作者：元好問　金朝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元好問集/34》和《元遺山集/卷34》

甲辰夏五月八日，予以事當至崞縣。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，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、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，過吾州，遂與同行。是日行八十里，野宿天涯山前。明旦入縣，劉、李別去，予獨遊神清觀。

舊聞行台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，築環堵而居，甚欲見之，乃屬其徒潞人和志衝道姓名。純甫聞予來，欣然出迎。予謂：「先生方晏坐，不肖之來，將無妨靜業乎？」曰：「習靜固道人事，然亦有不應靜時。」因相與大笑。已而之和至，同郡莊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，攜酒見過，乃聚話於西齋。

純甫先隱前高，予問前高景趣比雁門鳳凰山為何如，純甫言：「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，君能一遊到，則當自知之。」予竊自念言：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，然竟不一到，故詩有「鳳凰聞說似天壇，北去南來馬上看。想得松聲滿岩谷，秋風無際海波寒」之句。予二十許時，自燕都試，乃與客登南樓，亡友蘇莘老、閻德潤、張九成、王仲容輩，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，層簷高棟，半出空際，長松滿澗谷，如云幢煙蓋，植立闌楯之下。山空夜寂，石上聞墜露聲，使人耿耿不寐。曩時聞此，固嘗以不一遊為恨矣。北渡又十年，每過雁門，壽寧武尊師子和、圓果、慶上人鍾秀、李文必以此山為言。是則夙志為不可負，而前高之遊，當次第及之也。

即日與純甫、之和並山而東，出雁門之南，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。庵在鳳山之麓，山中來儀觀，仲章主之。道士孫守真年八十，童丱入道，其家為此觀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。亂後無圖誌可考，山之故事，多從此翁得之。

十一日，仲章步送入山，由真人谷行。夾道雜花盛開，水聲激激，自澗壑而下。且行且止，不知登頓之為勞也。半山一峰，為釣魚台，其上為十八盤，為青龍嶺，為風門。由風門而下，繞佩劍峰之右，為來儀觀。

觀在山腹，峰回路轉，台殿突起，雲林悄然，別有天地，信靈境之絕異也。觀有天寶四載石記，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。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，文鄙而義隱，讀之或不能句，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。予為之反復數過，始見崖略。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，師事寇謙之，授秘籙，自嵩高迎謙之來居此山。時有鳳凰見，太武為立觀，且以鳳凰名之。

觀歷周、隋，至唐而廢。真人谷本以謙之為言，而訛為「質兒」。鳳遊池以鳳凰來遊為言，亦轉而為「伏牛」。開元初，北嶽先生、諫議胡山隱案圖誌，求故實，嘗為辨之。天寶元載，敕天下玄元廟有頹毀者，在所長官量事修建，又古今得道升仙之地，代遠跡存者，皆虔加禮醮。此山應焉。北京居士高談幽、辟穀煉師高敬臣，乃共補葺之。碑文刻云：「天寶五載，改鳳凰山為嘉瑞山。八載，置天長觀。蓋唐以玄元為祖，天長者，以胤祚而言之也。」

觀度道士七人：高悟真、董參玄、馮通玄、朱自然、孫泠然，餘二人石闕。供養童子尉遲如玉、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：「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升天，其日未時至京，陳謝唐天子，天子異焉。敕中使覆勘。如玉以後十日亦上升。」孫守真言朱仙翁上升事，觀曾有敕書碑。唐以後薦經喪亂，焚毀略盡，獨董記僅存耳。

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，權發遣河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誨書。

觀之東有養虎峰、飲虎及五斗二泉。南有天柱峰，峰之南有神山，與五台境接。西南有玉案峰。西北有煉丹峰、洗藥池，次有玉女峰，峰南有會仙峰，傍有五鈇樹。北有王母池、佩劍峰，有白虎池。谷中有水簾、朱砂、白雲三洞。青龍嶺旁有桃花洞。觀北少西，洗濚池〈（「濚」與「參」同。）〉，又名青龍池。門之下有鳳遊池。中殿曰太霄。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，名升仙樹。門右有松，高與壇樹等，名望仙。佩劍之下有燒藥爐，疊石故在。白虎池之下有鳳棲樹，立石為識。凡洗、望仙、升仙、藥灶，悉朱自然遺跡也。自餘葛洪煉丹爐、孫真人養虎峰，四子峰有莊、列、亢倉、文子祠，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，殆齊東語也。予恐識者或並其可信者而疑之，故不錄。

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遊歷名山，所至並有留跡。代州壽寧石詩十韻云：「醉走白驢來，倒提銅尾秉。引個碧眼奴，擔著獨壺瘿。自言秦世事，家住葛洪井。不讀《黃庭經》，豈燒龍虎鼎？獨立都市中，不受俗人請。欲攜霹靂琴，去上芙蓉頂。吳牛買十角，溪田耕半頃。種秫釀白醪，便是仙家景。醉臥古松陰，閑立白雲嶺。要去即便去，直入秋霞影。」仍自寫真其旁，撮襟書「龜、鶴、齊、壽」四字，題云「廣寧閑民劉操書」。此詩宋白皓子西曾次韻。子西於詩，號為專門，極力追之，曾不能仿佛。仙材凡筆，固自不同。

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，所謂「予因太歲生燕地，十六早登科甲第」者，吾知翁，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。今全真家推翁為祖，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，況其道乎！是又可為一歎也。來儀亦自寫真飛白「清安福壽」四字，所畫五星，惟土宿獨存。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。土宿閉目，倚一幡，坐下一牛。四字，「清安」在東，「福壽」在西，說者以為心清而安，則福壽從之。翁此書不為無意也。寫真在西南一幅，巾黃衣，右肩挑酒瓢，左肩提布囊，破處綻補之。氣韻古膽，望之知為有道者。年歲既久，將就湮滅，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。守真住山五十年，不省有為猛獸毒螫所傷害者。

山中靈異甚多，佩劍峰劍聲錚然，陰晦中時有光怪照，山谷皆明。靜夜或聞音樂雜作，琴築箏笛歷歷可辨，仙犬時吠。今年上元，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。

之和持莊煉師所餉酒來，約月中飲之。是晚雷雨大作，遂不果。山氣蒸鬱，可喜可愕，雨從林際來，謖謖有聲，雲煙草樹，濃淡覆露。不兩時頃，而極陰晴晦明之變。夜參半，星月清潤，中庭散步，森然魄動，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。之和賦詩，予亦漫作樂府一首，欲為純甫醉後歌之。明日，期城中諸公不至，留題殿壁而去。下山宿孫張道院。又明日，為前高之遊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